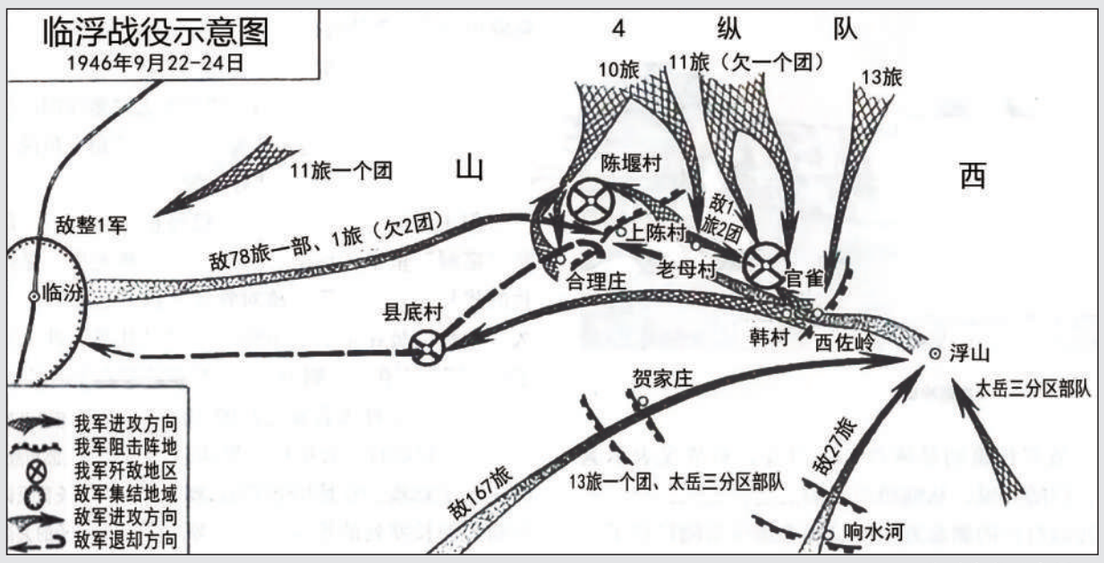
集中兵力 各个歼灭

临浮战役：聚歼“天下第一旅”

■李欣蔚 吕 超

临浮战役是解放战争战略防御阶段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于山西临汾、浮山地区进行的一次歼灭战。战役自1946年9月22日持续至24日，消灭了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自诩“天下第一旅”的整编第1师第1旅。



临浮战役示意图。

1946年8月中旬，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将整编第1师第1旅等主力调往晋南，企图配合南下的阎锡山部南北夹击我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国民党军鉴于以往用兵过于冒进招致失败的教训，这次行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为我军歼敌增加了困难。为挫败国民党军攻势，扭转晋南战场被动局面，我军于9月22日发起临浮战役，仅用两天，便全歼整编第1师第1旅。此役，国民党军胡宗南部遭到沉重打击，其南北夹击我军的图谋被打破，我军掌握了晋南战场的主动权。

避影敛迹，运动之中寻战机。1946年9月13日，我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遵照中央军委关于“集中主力打击企图北犯的胡宗南所部，以歼其1个旅为目标，对平遥、介休之敌，以地方部队钳制之”的指示，决定趁胡宗南部向北进犯临汾、浮山地区时，寻机歼灭敌人1至2个旅。此时，我军兵力、装备相较国民党军处于劣势，直接歼灭敌军一个旅十分困难，必须在运动中寻找和创造战机。

为掌握敌情，第4纵队司令员陈赓加紧监听敌军通话，密切关注敌军动向。在分析敌情、地形等情况后，陈赓司令员和纵队其他指挥员判断敌军将由翼城和临汾两个方向前来进攻浮山。陈赓司令员认为，在这两个方向上，位于浮山和翼城之间的翼浮公路两侧多山且靠近太岳解放区，敌军必然倍加小心；而位于临汾和浮山之间的临浮公路地形平坦，一览无余，便于机械化部队展开，敌军可能放松警惕，我军可对沿此方向来犯之敌发动突然袭击，达到歼敌目的。为此，我军迅速将第4纵队第10、11、13旅隐蔽集结于洪洞东南、临浮公路以北地区，于运动中寻机歼敌，随时准备打响一场运动战、歼灭战。

“引蛇出洞”，周密部署设奇兵。9月22日，胡宗南部第27旅和第167旅进占浮山。我太岳军区部队伪装成主力部队，佯攻浮山之敌，吸引位于临汾的敌第1旅向浮山增援，以“引蛇出洞”。果然，敌军派第1旅第2团沿临浮公路向浮山前进，以策应两个旅的行动。第1旅是蒋介石的王牌部队，也是胡宗南部的主力，如果歼灭第1旅，无疑将极大打击敌军士气。

面对敌军的3个旅，陈赓司令员果断作出决定：就先打第1旅。9月22日下午，我第4纵队接到侦察小分队报告：发现敌人一个团（敌第1旅第2团）正沿临浮公路向东活动。战机出现，陈赓司令员随即命令第4纵队3个旅在临浮公路两侧迅速展开：第11旅2个团和第13旅1个团向预设战场官雀村一带急进，待机围歼敌第1旅第2团；第10旅配置在官雀村以西的合理庄、老母村一线，阻击向西逃窜的敌人和可能来自临汾方向的敌方增援；第13旅另2个团配置在官雀村以东的南北韩村一带，阻击可能来自浮山方向的敌方增援。合理精密的部署使我军充分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只等敌人落入“口袋”。

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斩长蛇。9月22日下午，敌第1旅第2团行进至我军的预定战场——临汾、浮山之间的官雀村附近，落入了我军布设的“口袋”。我军通过监听敌方电台动态分析战场情况，积极调整部署，决心大胆分割包围，逐一突破。当日夜，早已隐蔽集结在官雀村附近的我军第11旅主力和第13旅一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敌第1旅第2团分割包围，向官雀村之敌发起突袭。战至23日拂晓，我军歼灭其一部，剩余敌人依托窑洞进行顽抗。

我军发起进攻伊始，敌第2团团长就向第1旅呼救，请求增援。第1旅接到增援请求后，立即派第1旅直属队和第1团自临汾向东增援第2团。同时，敌第167旅和第27旅也放弃浮山，转而向西增援官雀村，企图在官雀村反向包围我军，但遭到我军第13旅和太岳军区部队的坚决阻击，迟迟未能到达官雀村战场。

避敌优势，近战夜战获全胜。9月23日晨，敌第1旅旅长黄正诚指挥第1团和直属队自临汾出发不久，在官雀村以西的上陈村遭到我军第10旅阻击。战斗中，我军充分发挥近战优势，待敌人靠近至几十米时，集中火力突然发起进攻。敌军进攻十几次，都未能突破上陈村阵地，只得撤退至附近的陈堰村。此时已经入夜，夜战是我军的强项。陈赓司令员命各部抓住战机，一定要在当天夜里解决战斗。夜战中，我军有名的“夜老虎团”第10旅第28团大发神威，协同兄弟部队将黄正诚部包围在陈堰村中。官兵们利用夜幕掩护，用炮兵抵近射击，待敌军靠近后集中步兵火器突然开火，并使用炸药连续爆破，使敌军防御土崩瓦解。

在官雀村方向，23日黄昏，我军彻底围歼官雀村之敌的总攻也打响了。至24日拂晓，官雀村的敌第1旅第2团被我军全部歼灭。几乎同时，在24日晨，在陈堰村遭我军阻击包围的敌第1旅第1团和直属队也被我军全部歼灭。

至此，历时两天的临浮战役胜利结束，我军全歼号称“天下第一旅”的胡宗南王牌部队整编第1师第1旅，俘虏敌人5500余名。敌第1旅旅长黄正诚被活捉后，心里十分不服气，叫嚷道“你们打仗不按规矩”“我的部队还没有展开就被消灭，不能说明贵军高明”。陈赓司令员严肃回应：“我就是不许你将部队展开。”

临浮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对太岳解放区的进犯企图，保卫了陕甘宁边区的侧翼安全，极大鼓舞了太岳军民战胜敌人的信心。9月25日，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关于陈赓纵队作战胜利通报》，要求各地学习太岳军民的歼敌经验，“望以此例教育部队，鼓励士气，坚决歼敌”。9月26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向太岳纵队致敬》的社论，高度评价此次战役，称赞这次胜利是与中原部队胜利突围、苏中七战七捷等齐名的光辉胜利。

史说新语

永固楼：见证红军长征第一次胜利突破

■肖承槟

在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王母渡镇圩场后山背山巅上，矗立着一座古朴的碉堡——永固楼。它是红军长征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时攻克的敌军碉堡，也是迄今为止长征路上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座碉堡。

蒋介石在第四次“围剿”失败后，对“剿共”策略进行了反思和总结，为第五次“围剿”作准备。1933年6月，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召开“剿匪”会议，专门讨论第五次“围剿”的战略战术。此次会议上，蒋介石采纳了碉堡战术，要求多筑据点，勤修碉堡，纵深配置，以求稳固。1933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进一步拟定了堡垒战的战略战术。随即，国民党军在红军活动的区域选择制高点或交通要道，大规模修建碉堡、工事，构建数道严密的封锁线。据统计，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开始时，国民党军共在江西境内筑建碉堡2900多座，仅赣南就建有大小碉堡1800多座。

王母渡镇位于赣县南部，因贡江支流桃江贯穿全境，又名桃江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赣县南部山区的革命斗争几经挫折，东河、西河红色区域并未连成一片，信丰、赣县、安远、于都和会昌五县边界地区仍被白区阻隔。王母渡正处于这一红区与白区的交界处。1933年5月，驻守该地的粤军第1军第2师第6团到达后，紧急强行征役在营前山上建起3座碉堡。其中主堡就是永固楼，另有两座附堡作为辅翼，3座碉堡组成一个碉群，战时碉群之间可以相互支援形成火力网，共同封锁桃江渡口。

修缮后的永固楼现貌。

永固楼坐西南朝东北，采用三合土、木、砖结构，共3层，东北正面墙上书空心楷书“永固楼”3字。其主体建筑总平面呈抹角长方形，四墙角基础呈尖状正向延伸4.6米，成犄角或作翼墙，通长12米，宽11米，面积132平方米，墙体平均厚度0.5米，外墙面（角）均设数量不等、大小不一的外小内大长方形射击孔，内墙抹角各设门道一扇，墙体顶沿呈凹字形垛墙。

1934年，由于“左”倾错误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同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离苏区，实行战略转移。

为阻止红军突围，国民党军在赣州以东，沿桃江向南，经赣县大埠、王母渡，折向东南，再经赣县韩坊、信丰新田等地，构筑了第一道封锁线，由粤军第1军第2师第6团驻守王母渡。整个封锁线南北长约120公里，东西宽约50公里，封锁线上共有上百个碉堡，每段碉堡线上都设置了3层防御工事。

根据敌情，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由王母渡、韩坊、金鸡、新田等地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向湘南挺进。1934年10月21日傍晚，随红三军团后侧跟进的红八军团一部到达赣县王母渡，准备西渡桃江，突破敌军第一道封锁线。永固楼就在这道封锁线上，成为红军必须突破的关隘。

当时的永固楼防御严密，碉堡前设置了铁丝网、深沟、暗堡3层防御工事，有的地方甚至还埋了竹签。发现有红军从对岸渡江，隐藏在碉堡和山上战壕里的敌军立即开火，以密集的火力封锁江面。

经过数小时激战，红八军团先遣部队分几路向敌人接近，炸毁了山上敌人作为辅翼的两侧碉堡，消灭了附堡里的守敌。主堡永固楼里的敌人见大势已去，纷纷逃跑。红军攻克并占领了永固楼，为中央红军主力西渡桃江扫清了障碍。10月25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桃江，向赣粤边界开进。

永固楼是国民党军为“围剿”红军所建，后被我军攻克，成为红军长征路上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的历史见证。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永固楼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曾充当监视日军飞机的“观察哨”和“防空台”。

几十年过去，如今很难看到像“永固楼”这样保存完好的碉堡，承载艰苦卓绝的长征战斗故事的碉堡更是少之又少。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军在赣南修建的1800多座碉堡，现在所剩无几，仅存的几座碉堡遗址也形同残垣断壁、难以辨认。2005年7月，永固楼被列入赣州市第一批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名录。2014年，赣县区组织力量对永固楼部分面临倒塌的墙体进行了修缮。2018年3月，江西省人民政府将“永固楼”列为第六批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如今，矗立在王母渡营前山上的永固楼已得到全面修复，修建了通往山顶的登山游步道，成为市民日常“打卡”的景点。穿越历史云烟的永固楼，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追寻红色记忆的一个清晰坐标，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增添了一份宝贵教材。

链接历史

明清兵学

乌兰布通之战

■赵涵泊 熊剑平

17世纪下半叶，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为实现统治蒙古各部、割据西北的野心，于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越过杭爱山东征喀尔喀蒙古，后继续向东进军。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春，噶尔丹率军2万进入内蒙古东部地区，严重威胁清朝京师地区安全和边疆安定。清朝起兵对抗，双方在乌兰布通（今称乌兰布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展开大战。

出师不利

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3月，清廷侦察得知噶尔丹的军事动向后，先令理藩院尚书阿喇尼召集鄂尔多斯、归化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喀尔喀、察哈尔等地部落兵约万余人，沿洮赖河（今讨赖河）一带监视和牵制准噶尔军，为清军主力的部署争取时间。但阿喇尼恃勇而骄，于6月21日主动前进至乌尔会河（今乌拉盖河）求战。他不顾清军仓促集结、缺乏火器的实际情况，盲目向准噶尔军发起进攻，结果遭到准噶尔军火枪部队的痛击，又被骑兵从左右两翼包抄，所部人马几乎全部损失。受此战胜利的鼓舞，噶尔丹决定继续东进。

7月2日，阿喇尼失利的消息传至北京，康熙决定御驾亲征，并作出一系列军事部署：清军主力兵分两路，左路以裕亲王福全为帅，率兵3万出古北口；右路以恭亲王常宁为帅，率兵2万出喜峰口。与此同时，命康亲王杰书率军进驻归化城，堵住噶尔丹去路；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吉林方向的清军前出至科尔沁草原，力争对噶尔丹形成合围之势。此外，康熙还令阿喇尼等人搜集乌尔会河之战溃兵，尽快向福全部主力靠拢。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康熙出征不久就感染寒热重症，无法赶往前线，清军的组织调度再生变故。7月27日，常宁率领的右路军孤军深入，在乌珠穆沁遭准噶尔军截击，损失骑兵400余人。康熙急令常宁部速与福全会师，并收拢阿喇尼残部3000余人，以最大限度集中兵力。此时，准噶尔军也尾随而至，并抢占了乌兰布通山扎营，形成了居高临下之势。

驼城对决

乌兰布通山下河流和沼泽密布，易守难攻。噶尔丹下令将随军的骆驼缚肢而卧，外附毛毡和箱垛，使火枪手伏于其内，依山脊线环形布置，形成了一道“驼城”防线。8月1日晨，福全率军向乌兰布通山的准噶尔军发起进攻，清军集中大小铳炮，猛烈轰击准噶尔军驼阵，但山岗上林木密布，不利于发挥清军的火炮优势。准噶尔军则凭借地形优势，给清军造成杀伤。正面进攻失利，福全又派出骑兵从两翼进行包抄，但右翼部队被沼泽所困，被迫撤回；左路清军在缺乏呼应的情况下，被半山腰上杀出的准噶尔军骑兵冲散，康熙的舅舅佟国纲也在进攻中战死。

在正面侧面进攻都受阻后，福全调整部署，不再轻易使用步骑兵发起冲击。在侦察清楚准噶尔军的虚实后，清军火炮终于开始发挥威力，而准噶尔军的火药弹丸逐渐耗尽，渐渐处于下风。战场态势由此发生转变。日落时分，清军终于将驼城一分为二，趁势展开全线攻击，准噶尔军死伤惨重，被迫借夜色退向山顶。可惜的是，福全未能在当晚对山顶的准噶尔军残部发起总攻，而是命令全军就地转入休整。见此情形，噶尔丹趁机以“讲和修好”为名，施出缓兵之计，福全信以为真，未继续进攻。8月4日，准噶尔军趁夜色与清军脱离接触，一路向漠北撤退，清军发现之时，已追之不及。

取胜之道

乌兰布通之战是康熙统治中期的一次关键战役，它解除了准噶尔部对京师的威胁，粉碎了噶尔丹的割据企图，为稳固清朝北部边疆打下了基础。通观此役，双方都可谓得失参半。战略主动权一直在清军手中，但清军战力较入关初期已有不小的下降，因此战局进展并不顺畅。康熙知道噶尔丹部众精锐，装备“厄鲁特火枪”等优良火器，不宜仓促与之交锋，故始终坚持“善战者先为不可胜”的战略指导，先求稳妥，再图进取。他先是就地动员蒙古部落力量，争取了充分的调整时间，而后多方动员兵力，逐步形成合围态势，将准噶尔军逼入己方预设的战场。尽管也发生战术层面的失利，但清军在兵力、火力和补给方面始终处于优势，牢牢掌握着战役的主动权。

在战术的具体执行过程中，清军存在不少问题。比如阿喇尼、常宁等人先后冒进失利，给前期部署带来一定困难。特别是作为一线主帅的福全，战场敏锐性和应变能力不足。先是被准噶尔军抢占有利地形，导致清军被迫采取仰攻之势，增加了进攻难度；战斗打响后，他在进攻方式上调整过慢，在无谓的强攻中消耗了过多兵力；在最后完成包围的有利态势下，又因不大的伤亡而怯战，轻易中了敌方的缓兵之计，这些都是清军此战未能取得完胜的原因。

噶尔丹方面，由于其后方被策妄阿拉布坦攻占，准噶尔军已成失去后方依托的孤军，只能寄希望于军事冒险。特别是来到乌兰布通后，已进入兵法上必争的“重地”，必然导致清军对其围而攻之。此时的准噶尔军只能与清军进行阵地决战，已别无他途可走。纵观整个战役的过程，准噶尔军战术运用上也不乏精妙之处，无论是“驼城”防线的布置、火枪部队的运用，还是骑兵出击时机的掌握，都取得了良好成效，给清军造成不小伤亡。但在清军严密布置下，噶尔丹无法觅得战机，有限的战术胜利难以转化为战略优势。最后虽然利用清军主帅福全的大意，暂时免于被全歼的命运，但其撤退途中一路缺乏给养、疫病交加，非战斗减员大大超过战斗损失，得以回到科布多者，不过数千人。

乌兰布通古战场十二座连营遗址的火炮，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西南部。乌兰布通之战中，裕亲王福全在此安营扎寨，因其大本营共有十二座，故称十二座连营。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发行电话：（010）66720745 每周一、二、三、四、五出版 本期售价：0.57元 月订价：12.5元 年订价：150元 本报北京印点：解放军报社印刷厂